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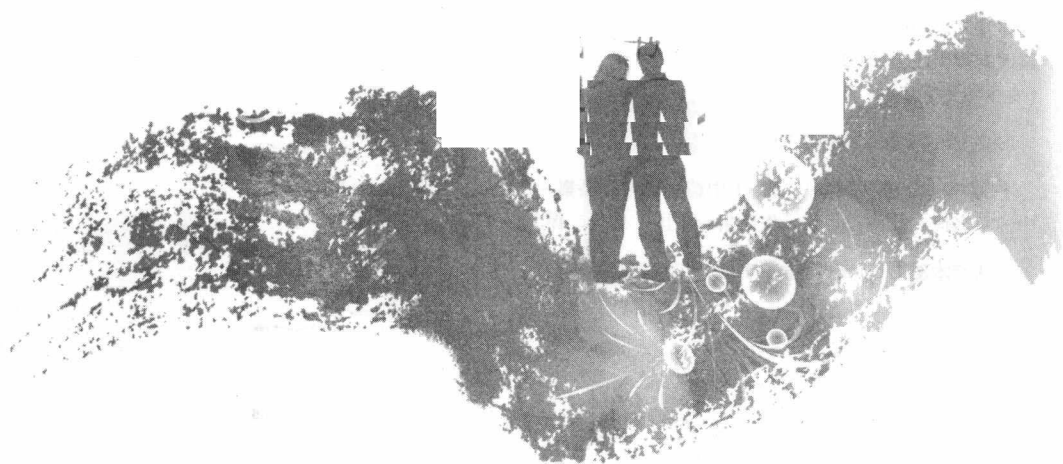


非常邻里

陈力娇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非常邻里

陈力娇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东方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
封面设计：三棵树
版式设计：麒麟书香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非常邻里/陈力娇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2010.4
（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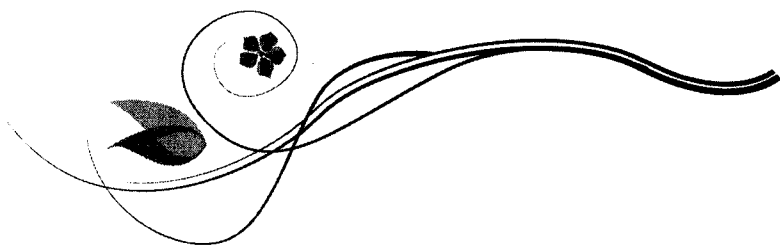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63-2589-7

I. ①非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47847 号

书 名：非常邻里
著 者：陈力娇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（130021）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印 张：15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（100052）
电 话：010-63106240（发行部）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89-7
定 价：24.00 元

（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）



目 录

布 控	(1)
1960 年的米	(37)
非常邻里	(52)
无歌的年代	(68)
红蜻蜓	(82)
月下秋千	(91)
奇人马应龙	(102)
欢乐麦田	(129)
碎 梦	(166)
如花如歌	(201)

布 控

1

公路一直向前延伸，吕地坐在绑匪的身边，绑匪和他一个年龄，也是十八九岁，但是绑匪有枪，面对有枪的人，吕地束手无策，只有乖乖就范。

刚才从学校的后门出来，同学吕硕还拽了他一下，若是平时吕地会和吕硕微笑，但那会儿他没理吕硕，他心里想着事，想着这么多天他一直不间断地接到纸条。

第一次接到纸条是在吕地的笔袋，除了钢笔，再就是一张蓝色的纸条，纸条柔软而色泽鲜艳。上面写着：你早晚是我们的人，这不可抗拒。

这不太像女同学的求爱信，平日里追求吕地的女孩子很多，可这会儿从笔迹的刚劲上看，吕地还是辨别出是男人的字迹。吕地想象不出会是什么人，这让他心里一阵阵发慌。

第二次看到同样的纸条是吕地去洗手间，洗手间在教学楼的两侧，他选择了靠东侧的那间。吕地刚蹲下身，就看见那个纸条从门缝上方飘下来，起初吕地以为是一只蓝蝴蝶，等落地一看是和他笔袋里一样颜色的纸条，吕地拾起打开一看，顿时不寒而栗，吕地看到了同样的字迹，你是我们的人，这不可抗拒。

吕地无法想象这“我们”指的是谁？也无法想象那不可抗拒又能怎样？

再一次就是碰见吕硕之前，吕地去老师办公室交英语作业。老师总是对他的英语成绩不满意，而他又是难得的品学兼优，老师舍不得他的这科成绩把他的总成绩拉下来，就常常给他吃小灶，零星的作业题吕地每周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做几份。

给老师送试卷回来，吕地在楼梯上又看到了那只蓝蝴蝶。它已被人踩上了脚印，卷曲着伏在那里。吕地本不想捡，但他太熟悉它了，他前后左右看看，没人注意他，就不由自主弯下了身。

这次吕地没见到上次的内容，而是看到众多蝴蝶组成的六个字：六点，桥头，务必。从这六个字中，吕地看到了命令，这命令非执行不可，这命令如果不执行会纠缠他一辈子。吕地知道自己躲不过，又一次在恐惧中迷茫战栗。

接下来吕地穿戴整齐走出教室，恰巧这时碰见了去吃晚饭的吕硕。但吕地没有理会吕硕，如果理会或是和吕硕说说，吕硕就会为他想出办法。吕硕的个子比吕地矮半头，比不上吕地帅气，却是绝顶聪明。吕硕不会被这种事吓倒，他的父亲又是公安，吕硕肯定主张和公安父亲禀报。可是吕地当时的精力太集中了，他只想如何尽快摆脱这件事，这件事打破了他所有的习惯。

晚上六点钟，桥上没有人，只有江风习习。吕地在桥头的灯光下站了一会儿，没有看见要找他的人，便掏出手机，想给吕硕发个短信，告诉吕硕晚自习为他请个假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车从远处开过来，在吕地身边停下，开车的人叫他的名字，并让他坐到车上来。这个人和他一个年龄，口里还嚼着口香糖，并对着他随和地笑。这让吕地丧失了许多警惕，吕地甚至还向他回以微笑。心里说，操，是你呀，吓死我了，我当是什么人呢。就想都没想，像遇到一个多年的故知，一抬脚迈上了车。

其实吕地并不认识这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人。能上车完全是出于信任，能上车完全是下意识，他太想和平解决他目前的困境了。

上车后的情形就变了，口香糖被这个人呸地一口吐出窗外，之后他反锁了车门，掏出手枪，左手握枪，右手开车。

一切都是在几秒钟内完成的，原来这个人是那么训练有素。坐在绑匪身边的吕地，这才觉出大难临头，额头上出现一层细细的汗。忽而明白，草率注定了自己一生的错误。

预感自己不是对手，就一言不发想对策。但是没容他想明白，车子已开出三百米。三百米后它又停了下来，一个人快速上了车。看来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。这个人上车后坐在吕地的身后，他没有说话，而是把手重重地拍在吕地的肩膀上，吕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分量。回头看去，他见到一副黝黑黝黑令人心发毛和不解的墨镜。

黑天戴墨镜，吕地明白这不会是普通的墨镜，这样的墨镜不管怎样漆黑的夜，看世界都如同白昼。墨镜下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十分严肃，他豁然懂了，那蓝蝴蝶的字迹，一定出自这个人之手。

墨镜首先开了口，他的声音低沉而强硬。他说，拿出你的手机，给你最好的同学发个短信，告诉他，你死了，让他通知该通知的人。

吕地迟疑了一下，浑身一下子从头麻到脚底。他不想这么发，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瞬间顶住了他的后脑。吕地哆嗦了一下，掏出了手机。吕地选择了吕顽，顿时有眼泪冲出眼眶。

车开出去没多久，就来到郊外的古江前。古江有千年的历史，一直养育着这个城市的人。这是条冬天也不封冻的江，四周一片漆黑。

他们三人一同下了车，还是墨镜开口说话。他很干脆，说，就两条路：一是跟我们干，和你的亲人包括熟人永远断绝关系；二是从这条江游过去，对面就是你的家，看见那片灯火了吧，那灯火中有你的娘，有你一直都不愿离开的娘。

吕地不会水，会水也不可能在大冬天从这条江游过去，那要横跨一公里，一公里寒冷刺骨的江水，会轻松吞噬人的生命，这谁都知道，吕地更知道。

吕地思考着，墨镜在等待着，那个和吕地年龄相仿的人也在等待着。他们吸起了烟，烟火一闪一闪，燃着夜，燃着他们的思绪，他们决定给吕地一支烟的工夫思考。

一分两分三分钟过去了，香烟无情地消失了一半，他们心里有底，没人会这么做，没人愿意马上去死。有一丝活着的希望，谁都会挽留活命的机会，这是个不争的真理，几乎无一例外。可是五分钟过后，他们还是看到了不愿看到的场面，吕地向江水中决然走去，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，使浩渺的古江顿生别致韵味。

2

最先发现吕地失踪的是吕顽，吕顽在洗手间和吕地分手后就去了食堂。吕顽打了一个土豆炖豆角，之后他停留在打饭口没有走，他迟疑了一下，又拿出饭卡要了一个红焖肉。吕顽不爱吃红焖肉，他是给吕地要的。吕地家里困难，吃不上几次红焖肉，而吕地又天生愿意吃红焖肉。

吕顽打完这个菜，一直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前等吕地，这时来往的同学多了起来。吕顽怕自己看不到吕地进来，就索性站起身，边吃边向门口张望，他这一站就是半小时。半小时他消灭了碗中的饭和一碟豆角，人流也去了一半，可是吕地还没有出现。

吕顽本想给吕地发短信，让他快些到食堂来，他几次欲拿手机，都看见了张小旋。张小旋和吕顽是同学，家在边远的郊区。她每次吃饭都是吃最便宜的菜和一个免费的汤，而今天她连最便宜的菜也没买，只喝免费的汤。吕顽那一刻很想把这个红焖肉送过去，都是惦记着吕地，没有狠下心来。

吕顽把最后一口饭菜送进嘴里，红焖肉就递给另一桌上的张小旋。吕顽说，吕地没来，你帮帮忙。张小旋羞红了脸。吕顽说，给吕地买的，他没这口福。吕顽不等张小旋说什么，逃离一般跑了出去，这时张小旋才对着跑走的吕顽喊，我看见吕地出了校门。

吕顽听到张小旋的话没回头，直接跑到校门张望，这时的校门内外一片熙攘，进进出出的学生中没有吕地的影子。吕顽这时又想打吕地手机，但一想快上课了，还不如见了吕地给他一拳。吕地的胸大肌特别好，吕顽

常在上面练拳，于是就没打。

第一节课是语文阅读课，张小旋是语文课代表。张小旋因吃了吕顽的红焖肉，看吕顽时，脸还是红红的。吕顽瞥了一眼吕地的座位，空着，眼神就有点飘忽。后来他回忆说，那一刻他的心忽悠了一下，就像学校电梯出了故障，从顶楼沉到楼底。

吕地的座位就在张小旋的旁边。吕顽的眼神张小旋看到了，张小旋油光发亮的嘴唇就对着吕地的座位努了努嘴，意即告诉吕顽，吕地还没回来，吕顽只好拿出手机，给吕地发短信。

老师站在了吕顽的身后，吕顽猛回头看见老师，迅速对老师说，老师，吕地没回来，会不会有什么事？老师认为吕顽扯谎，瞪他一眼就冲到黑板前，把一个粉笔头打向吕顽，吕顽缩缩头，躲了过去，短信没发成。

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快放学时，吕地还是没来，吕顽决定去洗手间给吕地打个电话。他经过讲台时，向老师笑了笑。但老师趴在讲桌上看题，没理吕顽。恰在这时，吕顽腰间的手机突地一声震了起来，由于离老师太近，把老师吓了一跳。吕顽预感是吕地的短信，他没顾上老师的表情，而是迅速拿出来看。这一看吕顽的汗都下来了，他站在老师的身旁不走了。他把手机伸给老师看，老师也不吭声了，她也在揣测这事是真是假。

全班的同学都在看老师和吕顽，他们发现老师和吕顽的表情都很凝重。张小旋说话了，她说是不是吕地出事了，我总觉得吕地很危险，吕地这两天表现总是慌慌张张的。

老师把视线投给了张小旋，问她为什么这样说。张小旋这才伸手去拿吕地的笔袋，从笔袋里拿出两张蓝色纸条，一并送到讲台旁的老师手里。吕顽诧异地看着张小旋，他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报告老师。

下面的同学们不让了，知道这可能不是小事了，班长蒋迷站起来说，老师，你让吕顽把短信念一下，我们也要知道。吕顽念起吕地的短信：你是我最信赖的人，我要死了，请你通知该通知的人。吕顽的话出口后，同学们一片沉寂，女同学则全身刷地一下冷下来，无数的冷战从心而生。

蒋迷说，可以打他手机一试。老师也像顿时活了过来，示意吕顽可

以，吕硕则有点出汗，他说，如果不接呢，那可真是出事了。蒋迷说，是祸躲不过。吕硕就拨打了吕地的手机，大家都盯着他看，吕硕的汗从发丝里渗出，头发星星点点地亮。

吕地的手机没有打通，证明确实出事了。那么通知该通知的人是谁呢？肯定是他的家人。老师慌忙去翻学生家长的名册，在一个厚本中找到了吕地家的地址，电话念给了吕硕。

可是吕硕想打过去时，老师却拦住了他，老师告诉吕硕要委婉。吕硕就怩手了，蒋迷说我来。蒋迷把号码拨了过去。蒋迷说，阿姨，吕地说回家取内衣，你让他顺便给我带点辣白菜。吕地的母亲是朝鲜族，辣白菜腌得好，吕地常给同学带辣白菜。不想吕地妈妈快乐的声调让蒋迷不知所措，吕地的妈妈说，你是蒋迷吧，你个小馋鬼儿，等他回来我就让他给你带过去。蒋迷听了吕地妈妈的话，眼睛顿时直了，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。

3

江水在冬日里砭人心骨，吕地跨进水里第一步就有点后悔了。吕地有关节炎，关节的反应让他立即皱起了眉头。吕地的妈妈曾为吕地的病伤透了脑筋，给他开了一些治关节炎的药，但是她不在跟前不能保证吕地按时用药，吕地也确实是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。药被他一股脑放在他的书柜里，有时还会拿出一两瓶发放给同学。

吕地到江水里第一感觉是他的腿抽筋了，酸痛让他的牙根也酸了起来，他想退回去，慢下来后还是坚持住了，一股冰凉刺骨沿着他的裤角直线上升，一直攀爬到他的心里和头部。

吕地向前走了几步。三步、五步、七步，直到走出十米远的时候，吕地感到身后的两个人好像有了动静，他控制自己没有回头看，反正也是一死，交出自己比什么都心静。吕地依旧向前走，江水黑亮透明，像魔鬼晃花了他的眼。远处天际深处，灯火通明诡谲，欢畅跳跃。他仿佛从那闪烁的无数鬼眼中，找到了自己家的那幢楼房。那高层刚刚竣工不久，吕地和

妈妈为它做了简单的装修。

吕地想，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一天，不如那时自己的卧房不铺地板了，那样可以为妈妈节省出一笔祭祀爸爸的钱。

这个时候想到了爸爸，吕地感到奇怪，他两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他和妈妈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传言说他已经不在人世。从那以后吕地的妈妈就一直没找，她小心地呵护着儿子，儿子就在她的臂弯中长大了。

吕地不能想起妈妈，一想起他就想速速返身回去，回去哪怕苟且偷安，也能在一生中无数次见到妈妈，也能让妈妈别一下子失去儿子，但是那可能也不是妈妈真正需要的，如果事情不像自己预料的这么好，可能自己的活命也未必能给妈妈带去一生的安宁。

吕地的思绪帮助他避开了冰冷，有那么一刻他感觉不到江水那么难耐和刺骨。再走两步江水就没膝了，他知道，如果倒下也许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想到这，他的脚步下意识迈稳了些，可是这并没有帮他的忙，他很快剧烈地踉跄了一下。这不是他的过错，也不是江水的过错。是他感到他的臀部被人强有力地推了一下，之后从臀部往下一阵抽搐般麻木，但是吕地还是站住了，他的两条笔直而健硕的长腿，像两只箭一样直直地插入河底的泥床，之后吕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一支麻醉枪射在了吕地的屁股上，一秒钟后他被一根长绳拉到了岸边。吕地还在熟睡，他这些天太累了，高度思考让他过早地进入了超常的思维，一个人独立承受人类专门为他制造的灾难，比他做那些艰涩的几何题不知要难多少倍。

把吕地架上车的是那个和吕地年龄相仿的人。扶吕地上车后，他就不负责开车了，墨镜取代了他的位置。命令道，七七，把他的腰带解开，把他的手机废掉。七七迅速按墨镜的说法去做了。腰带解开后，靠在座背上熟睡的吕地，脸色立马不像刚才那么苍白了，喘气也匀了一些。

手机废掉几乎和解开腰带同时进行，七七只是扬了一下手，吕地的手机就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古江中。古江深不见底，手机就像泥丸湮灭在深渊

中。吕地若是醒着他会拼命把手机留住，因为那是他的妈妈去一个重要的地方换来的。

吕地的妈妈一生固守清贫，只有那一次她动了凡心。那一次也是为了吕地。那天她做了红焖肉，吕地两个小时也没赶到家。这时吕地的妈妈已经出门望了好几次。出去第五次时她碰到了一个人，男人说：我看了你好半天了，你一定是等儿子。吕地的妈妈看着这个人，知道他是同一单元的某家来串门的。吕地的妈妈凄惨着眼神儿不知怎样回答。那男人说，你给他备个手机，这样不管他到哪里你都知道他的行踪。

这当儿吕地回来了。吕地从那男子的身后进了家门，他顺便看了一眼这个和母亲说话的男主人。三个人这时谁都没说话。

夜半的时候吕地的妈妈出去了一趟，第二天一款手机摆在了儿子的床头。

七七这会儿问墨镜，倔强的人，你不是主张不要吗？墨镜想了想说，不是我想要，是老大想要，老大看好了他的身材和体魄，还有清贫的家境，还有他的妈妈曾是某高校物理系的高材生。七七说，高材生怎么了，他妈高材他不一定高材。

墨镜忽然严肃起来，不该问的别问，只要记住老大不是白痴就行了。

七七不吭声了，他在琢磨另一个问题，该把吕地送到什么地方。七七的想法被墨镜洞穿了，他说，你不用担心销赃，老大有指令，金婉一号山庄。

车子出城了，车子沿江而行，没有走公路，而是一路无声地滑行，唯恐惊动了这静谧的夜。

4

吕顽到底是公安世家，他把吕地失踪的事第一时间汇报给父亲。当时已是夜里十点钟，吕顽的父亲正组织刑侦大队开缉毒会议。他对儿子的报告不太热衷，他说，你们是不是报案早了点，若是一点风吹草动就报案，

那公安局就成难民营了。吕顽说，不是的爸爸，这是一桩十分蹊跷的事，吕地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平时的行为路线就是教室、食堂、寝室还有家，再有一年就临近大考了，吕地没闲工夫做别的，再说他的短信已经等于向我们报告了他的行踪，你就救救吕地吧。

父亲沉吟着，也好像在和谁做着交代。不一会儿他对吕顽说，我派警力过去，先实行局部调查，摸清情况，你和你的老师、同学，展开拉网式排查，把校园所有的角落搜查干净，别漏疑点，力争找到蛛丝马迹。

吕顽得到父亲的承诺，他放下电话时，眼里有泪花闪烁，一种为吕地找到生命通道的喜悦，让这个十八岁孩子的内心稍稍释然。

排查工作落在了班长蒋迷身上，蒋迷以他出奇的镇定指挥着同学从校园最北端长满蒿草的高墙开始，全班七十名学生，株距两米，进行密不透气的搜查。

吕顽没有去，他负责接待父亲单位的同事。教室被封锁了，是吕顽用一把特殊的锁头锁上的。公安局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，来了三名刑侦警察，个个严肃。

最先检查的是吕地的书包、笔袋及蓝色纸条，并进行了拍照。吕地的学习用品除了纸条外没有太大的异样，没做完的作业本里，夹了一只带有橡皮擦的铅笔，这表明他没想走远，而是挂念他没完成的作业，或者走远了，也打算速速回来，没想在外面久留。

这些都拍照后，一行人来到吕地的寝室。吕地的房间四个人，吕地住左侧的上铺，他的床铺很整洁，白底蓝杠床单，上面放着一把小巧的笤帚，行李也很规整，不像有什么慌乱的事而有打算出去。墙壁上挂着他春秋穿的皮衣服和几件外衣，也都没有一点乱阵脚的模样。警察依旧对这些做了细致地拍摄。

在吕地的抽屉里大家发现了吕地的银行卡和几百元钱。警察把卡收了起来，准备必要时去银行确认。几百元钱没有拿。他们临走时说，他们会和移动公司快速联系，锁定吕地的最后一次发短信在什么方位。

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，拉网排查的同学们都回来了，冬日里一个个汗

水淋淋，却没有一个叫苦。他们没有回寝室，而是一同到了班里，互通情报。一个女同学说了一个情况，她说她看见吕地在上周物理卷发下来时，趴在桌子上哭了，她说他哭了有十分钟，抬起头时，她看到他的眼睛红红的。

这个女同学还说，她观察吕地很久了，吕地一考不好，就把头顶在墙上用两手往墙上打，有一次把手指节都打出血了。

这让大家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吕地所有的科目就物理不好，而他对物理课又最上心，吕地往墙上打拳大家也仿佛见识过，吕地的拳击非常好，非常有套路，他和同学闹着玩时，都是拉开很好看的高马步，两只手举在胸前做进攻状，同学们就谁也不敢惹他不战自败了。

吕地长相出众，个头高，腰身挺拔，眼睛大而亮，鼻梁高挺，往哪一站立马亮了一大片。他的上身稍短，两腿笔直修长，这加大了他形体美的力度。大家都说他像“思想者”，说的吕地的脸白一阵红一阵的，因为思想者是全裸的。吕地脸一红，他就更英俊了，许多女同学都想挨着他坐。而现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说不见就不见了，而且充满迷幻与悬念，这对高二七班来说，无疑是重拳打击。

这将是個不眠之夜。

而让所有人最担心的是如何向吕地的妈妈交代，大家都盼着天明，但吕地妈妈没有等到天明，她的电话不出预料地打了进来。蒋迷的手机响时，全班同学的心就像要从嗓子眼里吐出来，胸口都在起伏。

蒋迷拿着手机不知所措，那手机每延长一声鸣叫，都撕扯着大家的心。蒋迷从后排窜向前排，把手机递向吕硕，说，我不想接。许多同学也同意不接，都不想让这位苦守了儿子半生的人在这个不寻常之夜为儿子劳神。大家就一个愿望，挺到天明，这真是件让人左右为难而又万分烦乱的事。最后还是吕硕做出决断。

接！吕硕像指挥官一样挥了一下手。他说，不接吕地的妈妈就得急死，若急死还不如给她一线希望，没准儿吕地真的就不会有事，没准儿他就是去看一场电影，滑一次冰，去车站接一个小学同学，没准儿一会儿他

就会回到我们中间，没准儿他的手机偏巧这会儿没电了呢。

吕顽说到这，有一个小个子男生突然站起身，他的声音高而亮，有几分急切与慌张。他说，吕地的手机不会没电，他的手机昨晚充的电，还是我起夜时给他拔的充电器呢。

吕顽听了他的话，上去就是一拳，那小个子男生顿时满脸生花。

5

金婉山庄，是生态旅游度假山庄，顺古江而下二十里。四周杂树，夏日槐花飘香，冬日略有寂寥，却有古江悄然而过，古江缠绕它的脚，之后这一吻就头也不回飘向远方。

山庄明显的建筑有旅馆，二层小楼，有钓鱼场，打靶场，还有三个蒙古包。蒙古包一大两小，都是橘黄色的，大的在中间，里面挂着成吉思汗画像，还有一只雪白的羊的头像悬挂着包壁上。

吕地进蒙古包，是早餐后七七领他熟悉环境，吕地对这一项程序没有反驳，他也想速速熟悉，好早日逃出去。

七七对吕地已经不像最初那样敌视而小心，说到底他还是把吕地当做了自己阵营的人。七七在前面走，吕地在后面跟着，进蒙古包里，七七指着墙上的羊头对吕地说，你要拜它，它是待宰的羔羊。吕地站在这只羊羔的跟前，看了半天，想了半天，最后他拜祭了那条生命。

吕地自始至终和七七没说话，前天在古江边，七七那根绳套到了他的脖子，几乎让他窒息，是墨镜对着他的嘴吹了一阵子气他才缓过来。这是今早他们两个吵架吕地听到的。从他们的口气中，吕地还知道今天老大要见他。吕地这会儿看四周无人问七七，老大叫什么名字？七七也看了看四周，觉出这是吕地第一次和他说话，七七就卖了个人情说，老大叫韦将军，不过大家都称他疤痕，是他自己让这么叫的。吕地听了顿时毛骨悚然。

欢乐河是从古江分出的一个天然支叉，这里是天然的钓鱼场，不管冬

夏，疤痕都在这里钓鱼，除非他有要事在身。七七把吕地带到他跟前，同他小声说了几句，然后退去了，剩吕地一个人站在他身后。疤痕没有理吕地的意思，他一声没吭，就好像跟前没有人一样，安静地盯着他的鱼饵，那里除了有一圈一圈的水痕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鱼，但疤痕就在那里等鱼。

吕地仔细地端详着这个人，见他瘦瘦的，还有点驼背，个子也不高，穿着敞着怀的冬装，从衣服里有袅袅的雾气飘出来。吕地在等着他说话，可是一小时过去了，吕地也没听到他问自己一句话。

吕地沉不住气了，他闷声闷气吐出一句，我想回家。这句话是个话头，疤痕动了动自己的身体，他把鱼杆从水里拉出来，摘下一条一寸长的小鱼，把鱼饵重新放上，一甩甩向水里，才慢悠悠地说，来这里的人谁不想回家，可是谁也别想回家。

吕地的身体陡然生起一股凉气。疤痕继续说，这里有什么不好，来这里的人都能步入世上最好的地方。吕地这一次发现他的声音很好听，但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让这个十八岁的孩子很想号啕大哭。

疤痕也觉出吕地惶恐，他换了个话题，他问吕地，动物中你喜欢什么？吕地的思路被拉向动物的思考上。吕地哪有心思呀，他只想早日离开这不明不白的地方。而疤痕在等着吕地的回答，他沉静地等着，好像如果吕地不回答就得永远站在这。

吕地看出苗头，他咽了口唾沫，清清发涩的嗓子。还是回答了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他说，我喜欢狼。他的话让疤痕一惊，他回了一下头，仅这一下头，吕地看到一张自己见过的脸，却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疤痕问吕地，你喜欢它什么？吕地说，喜欢它机智、勇敢和舍弃弱小以求生存的态度。吕地的回答，疤痕很满意，他的眼前出现一条雪青色的狼，后腿被铁夹夹住了，不能逃生，狼就狠狠地将后腿咬断，弃荒而逃，由此他觉得他绑架吕地没有看错人。

疤痕继续钓鱼，他又恢复了沉静，如果不是他的衣服有雾气缭绕，没人会想他是活人，叫他雕塑比较贴切。

在吕地觉得他再也不会和自己说话的时候，疤痕出其不意地开口了，他说可我不喜欢狼，我喜欢鹰。鹰能展翅翱翔千里，又有一双慧眼，能把浩渺的天空搜个遍，它不但是地上的卫士还是天上的霸主，还能一生活七十岁，仅次于人。

关于鹰的传说吕地以前听人说起过，但仅局限很窄的层面，没有太多的探究，能活七十岁他还是头一次听说。吕地想了想说，我知道鹰，它除非不飞，要飞也从不在地面起飞，不管它怎样爬不动，它都要爬上山顶，在山顶高飞。

吕地的话让疤痕有了触动，不过表面没有变化，他还在一心一意等鱼，冬日里鱼都躲进了深水，没有几条失控的鱼会贸然回到浅水，而疤痕就是在等这浅水之鱼。

鱼不来，疤痕的话来了。疤痕说，鹰能活七十岁不假，可是它活到四十岁时就老的不行了，喙也没有力气，脚趾抓不住猎物，羽毛也破败不堪了，可它又不想这样完结，就飞到悬崖上去筑窝，在那里它要待上一百五十天，这一百五十天对它来说是炼狱，它要在悬崖上把喙一下一下敲掉，然后等它长出新的来。喙长出后，它要用新喙把脚趾一根根拔掉，再等新脚趾长出来，等到新脚趾长出来后，它还要把它凌乱的羽毛一根根拔掉，让新羽毛再一根根长出来。经历过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，鹰才能活好它的后三十年，才能重新做它天空的霸主和地上的卫士。

疤痕说了这些话后了无声息，他没要求吕地再说什么，可吕地分明感到一股阴气，正从他的脚下一直上升，上升。

6

吕地的妈妈在火车站出站口寻觅吕地，她站在这里已经三天了，三天她没有吃饭，只喝了少量的水。她神情呆滞，脸色泛青，手里拿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，我的儿子吕地，你回来吧。她的泪水已洒得差不多了，寒冷把她近视镜的光泽泛得又冷又亮。火车站的人很多，她个子矮，像最不